



舞剧《夕照》



舞剧《天之大》



中央民族歌舞团

2017年冬季欢乐周好戏连台

2017年12月11日至2018年1月14日,中央民族歌舞团2017年冬季欢乐周为观众呈现包括歌唱晚会、音乐会、舞蹈晚会等10台精彩的剧目。

黑龙江省同江市歌舞团的赫哲族歌舞剧《拉哈苏苏》带领观众领略了东北三江流域的自然风景和历史文化,拉开了演出周的帷幕。

声乐专场音乐会《梦圆故乡》是中央民族歌舞团创编人员以十八洞青年支书龚海华作为创作原型,首次将情景剧与音乐作品跨界融合推出的民族风情音乐会。

民族歌舞团创编人员以十八洞青年支书龚海华作为创作原型,首次将情景剧与音乐作品跨界融合推出的民族风情音乐会,将十八洞村在党的关怀下成功脱贫的故事搬上舞台。

马头琴与电子音乐的奇妙融合,表现出率真与强烈的生命力。以“中华民族一家亲”为主题的中央民族歌舞团新年音乐会,是中央民族歌舞团一年一度的重头戏。

2018新年过后第一场演出的主角是可爱的孩子们,1月7日,少儿舞蹈团的小伙伴们将用活泼的舞姿奉现一场少儿舞蹈晚会《花儿笑·星星跳》。

1月14日的中国少数民族舞蹈晚会是一台由中央民族歌舞团与中央民族大学共同倾力打造、具有浓郁民族风格、鲜明地域特色和强烈时代精神的舞蹈专场晚会。

马头琴与电子音乐的奇妙融合,表现出率真与强烈的生命力。

以“中华民族一家亲”为主题的中央民族歌舞团新年音乐会,是中央民族歌舞团一年一度的重头戏。本次除了集中中央民族歌舞团的优秀音乐人,还特邀了被誉为“红色文艺轻骑兵”的内蒙古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表演队以及由多民族演奏家组成的云南聂耳竹乐团。

2018新年过后第一场演出的主角是可爱的孩子们,1月7日,少儿舞蹈团的小伙伴们将用活泼的舞姿奉现一场少儿舞蹈晚会《花儿笑·星星跳》。

1月14日的中国少数民族舞蹈晚会是一台由中央民族歌舞团与中央民族大学共同倾力打造、具有浓郁民族风格、鲜明地域特色和强烈时代精神的舞蹈专场晚会。

缤纷绚烂的色彩,青春靓丽的演员,风格多样的舞蹈作品将让观众体会到独具魅力的民族风情。



少儿合唱《春天来了》



民族精品音乐会《雅乐汇》



蒙古族舞剧《蓝印》



声乐专场音乐会《梦圆故乡》



《中华民族一家亲》新年音乐会

大海是很多河流的母亲。很多河流像个四处流浪的孤儿,散在大地的各个角落,行色匆匆,碰到了一起才知道自己是个被母亲遗弃的孤儿。

山里的小河很调皮,在山间欢快地跑着,弯弯曲曲地绕着山坡,像是在跟谁捉迷藏,并没有直直地冲出去,急切地找到母亲的怀抱。

村里的这些年近古稀的老人常常到河边的石头上,久久地在那里静默。什么时候这条河便绕着村庄哗哗而过,他们也记不清楚。

河流的潺潺歌声袅袅而来,从身边涓涓而过。我弯下身,猛吸一顿,精神就抖擞了,望着那当空的烈日,不再觉得酷热。

河流所过之处,两岸草木葱茏,生机勃勃。春天来时,百花盛开,灿灿地红了整个山坡,把那可爱的河流也染得浑身粉红。

村里的这些年近古稀的老人常常到河边的石头上,久久地在那里静默。什么时候这条河便绕着村庄哗哗而过,他们也记不清楚。

这些养人养物的河流跑着跑着,有的最后把自己跑没了。家乡的小河就是这样,从深山老林里跑出来,突破了山石的重重阻挡,跑到平坦的

原野上,无意中看到前面有一条深深的沟,便毫不犹豫地跑了过去。那是家乡人挖开的引水渠。小河一路奔跑,呼呼地跑进一块农田。

村庄前面这片宽阔田野,在没有引来小河之前,只能种些玉米和红薯等耐旱作物。小河的水丰盈而充沛,哗哗地流掉真让人可惜。

村里的这些年近古稀的老人常常到河边的石头上,久久地在那里静默。什么时候这条河便绕着村庄哗哗而过,他们也记不清楚。

河流的潺潺歌声袅袅而来,从身边涓涓而过。我弯下身,猛吸一顿,精神就抖擞了,望着那当空的烈日,不再觉得酷热。

河流所过之处,两岸草木葱茏,生机勃勃。春天来时,百花盛开,灿灿地红了整个山坡,把那可爱的河流也染得浑身粉红。

村里的这些年近古稀的老人常常到河边的石头上,久久地在那里静默。什么时候这条河便绕着村庄哗哗而过,他们也记不清楚。

这些养人养物的河流跑着跑着,有的最后把自己跑没了。家乡的小河就是这样,从深山老林里跑出来,突破了山石的重重阻挡,跑到平坦的

被乡亲们引着,跑进一片茂盛的果园。桔子树、李树、桃树在争奇斗艳,还有到处攀爬的葡萄也透出点点嫩芽。

跑进了农田,跑进了果园,跑进了鱼塘……河流越跑越慢,最后彻底地消失了,再也没有了踪影。

其实,要流向何方,河流是很清楚的,它爱怜桃花那盈盈的笑,心疼大地被撕裂的伤口。它知

有狼出没,差不多是爷爷爷辈的事。当年,一股胆小的人都不敢走三只羊乡的夜晚,即便喝酒壮胆,走村串户,也是三五成群,很少会撞上狼。

那年冬,风雪来势凶猛。表叔蜷在四面透风的石楼,龟缩了两天,饿得天昏地暗,乏得晕晕乎乎,却做了个噩梦,一只饿狼戴着利齿,向他扑来……

表叔秃顶那年,刚过56岁,随村里人去市火车站当临时搬运工。有一天路过站外一处垃圾堆,忽然听见婴儿啼哭,觉得蹊跷,揭开脏包一看,是个女婴。

转眼十年过去。养女吃着百家饭,纳着百家福长大了,而表叔已不年轻,刀耕火种,骨瘦如柴,又害眼疾。

当年表叔家日子过得实在太苦,三餐清汤寡水,顿顿眼泪水泡饭。父女俩去赶集,村民指指点点。有夸他行善添寿,有骂他窝囊造孽。

最近几年,乡政府抓精准扶贫,划拨出专款补贴,鼓励村民自筹资金,到乡里建洋房,表叔拿出足够自筹建房,一直与山相依,以水为伴,蜗居在村里。

以往,村里人能关照则关照他,如今人畜搬走,他就成了单身独户,住在村东山脚下一栋毛南族干栏石楼,上面住人,下面养牛。

没有抵达母亲怀抱的河流并不是没有方向,小河流不到自己的母亲,却成了大地的母亲。

头也落地了。由于村上生员少,小学教学点早就撤销,邻近村小学和初中合并为乡九年一贯制学校。

要穿过雾气笼罩的莽莽森林,途中有一段险滩,还要从悬崖巨石间挤过去。这里山高水深,荒无人烟,却一点也不寂静,鸟鸣兽啸,连大人都惧怕,更何况小孩。

记者们驱车到了乡里探秘,哪有狼的半点痕迹。表叔的女儿牵牛出门,记者好奇地问:“山里有狼,你不怕吗?”

过了这么多年,又听见狼叫了。三只羊乡的农民们说,这事就古怪了,这里的狼早就灭绝了,狼从哪来?

表叔的女儿牵牛出门,记者好奇地问:“山里有狼,你不怕吗?”她苦笑说:“不怕,我有办法对付狼。”

表叔更没想到,过完分龙节不久,乡政府忽然安置他去了一家养殖场帮忙,还为他养女找到了寄养家庭,是一对没有孩子且富裕的中年夫妇。

终于,三只羊乡里,再也没有狼叫。

狼叫

甘应鑫(壮族)



河流的方向

莫景春(毛南族)

涓涓地流进每一块田地里,滋养着庄稼。小河就这样被殷勤的水沟引导着。

道那一道道崭新的沟痕,那不是回家的路,是撕裂肺腑的召唤,它必须赴汤蹈火。站在田野中央,我无限伤感地怀念着那条河流。

涓涓地流进每一块田地里,滋养着庄稼。小河就这样被殷勤的水沟引导着。

道那一道道崭新的沟痕,那不是回家的路,是撕裂肺腑的召唤,它必须赴汤蹈火。站在田野中央,我无限伤感地怀念着那条河流。

涓涓地流进每一块田地里,滋养着庄稼。小河就这样被殷勤的水沟引导着。

道那一道道崭新的沟痕,那不是回家的路,是撕裂肺腑的召唤,它必须赴汤蹈火。站在田野中央,我无限伤感地怀念着那条河流。